

山西农业生产先进經驗丛书之四

# 大寨是怎样突出政治 抓活思想的

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編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山西农业生产先进经验丛书之四

# 大寨是怎样突出政治抓活思想的

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编

59.643 / 4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太原

山西农业生产先进经验丛书之四  
**大寨是怎样突出政治抓活思想的**  
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编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  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晋出字第2号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
山西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1 $\frac{5}{8}$ 印张·30,000字

一九六五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六五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140册

統一书号：3088·213

定 价：一角二分

## 編 者 的 話

大寨，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，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。

大寨在合作化后，依靠集体经济的伟大力量，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，凭着社员勤劳的双手，开山劈岭，修沟垒堰，向穷山恶水开战，终于把一个人穷、地穷、村子穷的地方，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。

毛主席说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。在社会主义时代，大寨人民仅仅用了十多年的工夫，就使大地变样，山河易色，这难道还不是人间最大的奇迹吗？大寨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奇迹？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怎样来的呢？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寨党支部突出政治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干部和社员。

这本小册子内所汇编的几篇文章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大寨党支部突出政治、活做思想工作的经验，也介绍了大寨政治思想工作的几项制度，供党的基层组织、政治工作人员和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参考。

一九六五年七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·····    | ( 1 )  |
| 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活·····    | ( 21 ) |
| 大寨大队政治思想工作十项制度····· | ( 46 ) |

# 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

昔陽大寨党支部書記 陈永貴

前些时，省委发出关于系统地建立农村政治工作的指示。我觉得这是件大事，很重要，很适时。在学习省委这个指示的时候，联系着检查了我们大队的政治工作情况。一检查，觉得我们党支部的工作，和省委的要求离得很远，和解放军还差得一大截。现在，我把大寨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汇报一下。

## 毛主席的話就是最大的政治

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，我们党支部从来没有放松过政治思想工作。我常常想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，就得不断提高社员群众的政治觉悟，培养新思想。有了新思想，才能掌握新技术，建设新土地。所以，一办起集体经济，我们党支部就采取两手抓的办法，一手抓政治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，变思想；一手抓生产，变土地、变技术、变产量，以“一变”促“三变”。要说我们大寨十几年来变化不小的话，就是这样

变过来的。

十几年来，抓思想、促生产、促技术，这点我们是比较明确的，可是，政治思想工作怎么个做法，是慢慢地摸出来的。开初，我们只是这样想，这政治，那政治，毛主席的话就是最大的政治；听上毛主席的话，路子就走不差。那时候，咱也不识几个字，毛主席著作也看不懂，就凭着听报告，听念上边的指示。反正党的方针、政策、指示，里边都有毛泽东思想，照着办，就是听毛主席的话，就是革命。从一九六四年春天开始，我们正儿八经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，认识更加深了一层。对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回忆了我们过去的工作，才明确了：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让大家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，当真革命，不当假革命；兴社会主义思想，灭资产阶级思想。做政治思想工作，离开了毛泽东思想，就如同盲人骑瞎马，不保走到什么地方去。我们也才明确了：千条万条，突出政治第一条；这重要，那重要，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。所以，从一九六四年春天起，从干部到社员，从党员到群众，都大学毛主席著作。党支部为了加强学习领导，成立了一个学习核心小组，学在前面。

## 打铁先得本身硬

听毛主席的话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党员得走在前边。十几年来，我们党支部一再强调：党员要成为社员的表率。支部委员又要成为党员的表率。支部是做政治思想工作

的领导核心，做人的工作的人反而不如别人，你再说得好，人家也不信。现在来看，我们的多数党员、群众是信得过的。

我们党支部的党员群众信得过，是因为他们不自私，不特殊，不忘参加集体劳动。一九五三年，是办社的第一年，也是阶级敌人最猖狂的一年。敌人不信我们这个农业社能办好，他们说：“家有十五口，七嘴八舌头，哪里能搞好呢？”我们一些干部也耽心：“农业社生产下些，也养活不起那些累户，养活不起这么多干部呀！”当时我们虽还不知道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重大革命意义，可是已经看出：这些人是抱着一种旧社会的看法，以为干部就是用群众养活的。这就使我们提高了警惕，再三组织干部讨论。一讨论，大家懂得了：如果真的让群众养活我们，我们就不是群众的长工，而变成了群众的老爷。我们要当群众的长工，当群众的勤务员，就要勤勤恳恳地工作，踏踏实实地劳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巩固集体经济，人们才会真正拥护共产党。这一条，我们从开始办社的时候起，就牢牢记住了。我们大队的干部，从办社以来，没有一个多占多记工分的，更没有不参加劳动的。比如原来的会计贾承让，从办社就当会计，一直担任到一九六二年年底。刚当会计的时候，论文化不识几个字，论业务不懂记账，因为他满共念了两冬天书，逃学的天气比念书天气还要多。可那时候，他还是全大队文化最高的人才哩。他当了会计，写账写不好，算账算不了，算盘打不了，可群众都拥护他。拥护他甚哩？就是满意他积极参加劳动，能和社员打成一片。大家相信他，他虽说写不了账，一时算



不清，反正都在那里放着哩，沒有裝在口袋里。一个会计如果不参加劳动，单纯依靠那四、五十个补贴工生活，怎能行呢？总得走条路吧！不走这条走那条，不劳动无非是贪污点，偷上点，权在他手里掌握着哩！贾承让，他走的是劳动的路。参加劳动，有吃有穿，就不干那些贪污、挪用、多记多占的事了。后来，他的文化和业务水平也提高了，所以，社员一直拥护他，称他为“保险当家人”，“万笔清会计”。其他干部，参加劳动也很好。参加劳动越好，和群众的关系就越密切。看来，干部参加劳动，并不光是做几个劳动日，少要几个补贴工，而是很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。

干部的自私自利，常常是从不参加劳动引起的。一自私自利，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丧失立场的事情。如果你自己有了毛病，不用说去教育群众，就是地主、富农，你也不敢去揭发他，斗争他。前几年，大寨的社员好说一句话：“居官不爱钱，神鬼都害怕。”大寨的地主、富农最怕我们干部。为什么怕呢？我们又不打他、不骂他。就是因为，有些地主、富农，给干部们送过礼物，干部不但沒有收，还把这种行为放在群众大会上批判、斗争！他为什么不怕呢？如果收下了，那就不是地主、富农怕干部，而是干部怕地主、富农了。我们的干部怕了地主、富农，还怎么样工作？还谈得上什么政治？我们的干部怕了地主、富农，贫下中农怎么能和我们一心？怎么能信任我们？当然不会，一定不会。因为我们的干部沒有这些邪门外道，就取得了贫下中农的信任，取得了社员的信任。做政治思想工作，腰杆子就硬了，就有了

本錢了。

我们党支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腰杆子硬，还因为我们团结。我们这个支部有十九个党员，十七个是贫下中农，都扛过长工。因为大家的出身一样，是一根苦蔓上长大的，没有什么你嫌我脚大，我嫌你脸丑的问题，很团结。当然，这种团结，也不是一团和气，稀里糊涂，而是在斗争中，在总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的。我们支部的组织生活是很严的，在政治思想上，不放过一点小问题。因为，小问题可以引起大混乱。我们注意小问题，十几年来就没发生什么大问题，没闹什么大意见。如果支部天天闹意见闹不完，还能顾得上做群众工作，做政治工作？当然不能。我们支部，从来不闹无原则的纠纷，对于有缺点有错误的同志，不是一棒子打死他，而是耐心地帮助他，等待他。所以，我们支部什么时候都是硬帮帮的，都是团结的。支部团结了，有了核心，做人的工作，做思想工作，就有了保证。

说来说去，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打铁先得本身硬。”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，坚强的领导核心，什么政治工作，思想工作，都是白说一气。

### 思想工作要扎两条根

党支部团结了，有了领导核心，政治工作从哪里着手呢？从我们党支部的体会看，也有一个扎根问题，或者说是路线问题。一个大队，地主呀，富农呀，富裕中农呀，贫下

中农呀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什么人都有。这么多人，什么思想也有，你该做谁的工作呢？谁的工作也要做，不过得有先有后，有主有次，最后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，武装起来。前几年，我们强调先做贫下中农的工作。前面说过，集体经济里头，有贫农、下中农，也有中农和富裕中农，还有地主、富农，真是里三层外三层。贫下中农好比这里三层、外三层里的台柱子，把台柱子举起来，眼就亮了，心也明了。所以，我们把贫下中农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依靠力量。为什么做政治思想工作也要依靠贫下中农呢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不就行了。这话不对。党员，不论到什么时候，在群众里边，只是少数。贫下中农在农村人口里占百分之六七十，不依靠他们，不把他们的思想武装起来，那怎么行呢？依靠贫下中农，把贫下中农的思想武装起来，我们就掌握了绝大多数，还怕做不好工作！贫下中农的阶级眼光明亮，他们每天参加劳动，劳动中哪一天看不到地主、富农？哪一天看不到阶级敌人？这么多人瞅着少数地主、富农，还怕什么？办初级农业社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五十条好汉，他们多数是贫下中农，是生产建设中的骨干，也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干。现在，好汉不是五十条，而是七八十条，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，思想好了，“三个人牵一头驴”，还牵不住！我们占了优势，敌人就处于劣势。

不过，话还得说回来。我们做贫下中农的政治思想工作，最后的目的是要改造所有的人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。在我们大寨，富裕中农的工作，我们是很注意的，十

几年来，一些富裕中农是好一阵，不好一阵，我们对他们是又团结、又斗争，现在，他们大多数表现很好，有一半以上成了“五好”社员。

地主、富农的政治工作我们也要做。不过是做法不一样。前几年，我们对他们是狠狠地斗争，不准他们乱说乱动。这几年，地主、富农的警惕性也提高了，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了。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，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改造好了，而是我们看不见了，听不到了。可他家里的子女能听到、能看到。这样，我们就做地主、富农子女的工作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，叫他们离开剥削阶级的立场，和人民靠拢。经过我们长期的教育，有的地主、富农的子女，思想上也有了进步。有一个富农的闺女已经连续五、六年被评为“五好”社员，今年有一个富农女儿和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还入了团。她们在党支部和团支部的教育下，回去做家属工作。她们教育一次，比咱们教育十次都强。他们每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父母的坏思想坏行为包含不住，也隐蔽不住。一个富农的闺女教育她爹说：“你过去过的是富农生活，我那时才是一个几岁的小孩，根本不知道，我也没过过，我也没吃过，我也不知道富农是什么势，但知道剥削别人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，是万恶的。现在你应该规规矩矩听党的话，好好劳动改造。如果乱说乱动，想搞破坏，你可防备着，群众是不会饶你的。”看！她说上这一次，确实比咱斗几次都强。党支部就抓住这个大表扬，越表扬他们就管理的越严。这样就可以把地富管得更严，分化地主、富农阶级，也

给地主、富农子女指出了前进的道路。

我们既注意做成年人的工作，更注意做儿童的工作。培养人和栽树一样，小苗苗长不好，大了再修剪，就费事了。所以，我们党支部在孩子们上了学的时候，就对他们做政治工作。秋天，学校里放了假，我们就带上一伙孩子们，到地里劳动，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。劳动的时候，把他们编成作业组，民主选组长，自报工分，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风格。孩子们的脑子里，是一块白纸，净得很，你给他写上红字，就是红的，你给他写上黑字，就是黑的。在劳动中，给他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，叫他们懂得什么是阶级，什么是阶级斗争，谁是什么阶级。牛海贵是个小学生，去年春天英雄八连来大寨访问的时候，有一个战士进了富农的大门，正巧牛海贵出来小便，他看见了，就提着裤子跑进去，对那个战士说：“解放军叔叔，你们连长叫你哩！”那个战士就往外返，到了门外，牛海贵对他说：“不是连长叫你，这户是富农，你进他家对你影响不好。”还有一个小学生叫贾连珠，他在教室的窗户外，看见一个战士进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家，就跑出来说：“解放军叔叔，我们老陈叫你哩！”这个战士出来了，贾连珠说：“那是反革命家，你到他家干啥！”孩子们的这些举动，战士们很受感动，他们说：“这小地方的孩子，也知道谁是地主，谁是富农！”我们就抓住这些事例进行表扬，让孩子们里边出现更多的牛海贵。

如果说，我们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一点成绩的话，我们觉得，就是我们扎了两条根，把政治思想工作扎在贫下

中农阶级队伍里，扎在儿童们幼小的心灵里，

### 相信群众要赛过相信自己

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，有了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，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有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。不过，光有这还不够。还得看你是用什么观点来做思想工作的。我们曾经反复回想过这个问题。做思想工作，无非是想让群众的思维革命化。可是，在一九六〇年以前，我们搞劳动管理的时候，干部总是包给社员一宗农活，定上工分，限定时间，规定质量标准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干部和群众是啥关系呢？有些人曾经说：“过去是我给你钱，你给我干活；现在是我给你工分、时间、质量，你给我干活。”这当然是怪话。可是，从人们这些话里头，却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过去一户中农，弟兄三个，早晨同样下地，晚上同样回来，那也叫同出同归。老大年纪大，体力弱，就干点轻活；老三年轻、体力强，就干点重活。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互相没意见，不搞什么定额，也不检查、验收。农业合作化以后，党就一直提倡社员要“爱社如家”。既然党提倡，就一定是能够办到的。那末，为什么老是从闹定额、评工记分、检查验收方面打主意，而不能想个别的办法呢？我们想：这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，不相信政治思想工作。白求恩同志是个外国人，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雷锋同志尽做些他的“份外”的事情。这些人，别人并没有给他们搞

什么定额呀，检查、验收呀！我们的办法倒是定得挺复杂，结果不是吵活重，就是吵工分低，尽闹些意见。后来，我们召开贫下中农会研究，究竟怎样就是相信和依靠了群众呢？怎样就成了一家人了呢？座谈会上大家提了不少办法，有的社员说：确实有问题，咱们太机械了，也太复杂了，搞社会主义用得着那样复杂吗？再复杂了，就要滋长个人的自私自利。为什么说制度过于复杂了就会滋长个人自私自利思想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那时候，我们小北峪、赵北峪、狼窝掌的地，塄上塄下都是石头，冬天放羊，都把石头蹬下来了。春天整地的时候，人们只管刨地边，刨地墙，谁也不管石头。老年人不满意地说：“你看吧，这块石头还不知道在地里住几年呀！”年轻人说：“现在是挣工分哩，你看那石头上号着工分吗？没有工分谁往外拿？”石头号上工分才有人拿，没有工分就不管，一块一块石头上号上工分，那该得多少人号工分呀？这还不是自私自利？后来，我们分析研究了这些情况，觉得过去的工作做得不好，最大的问题是不相信群众，制度太烦琐，助长了人们的自私自利思想。那么，怎么办呢？定额、记酬制度怎么定好呢？有些社员和干部说：

“咱们不是提倡开无人商店吗？号出价钱、自己放下钱拿上东西就走了。咱们社员为什么不能劳动一天，叫个人实事求是地报自己应得的工分呢？都是劳动人，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，谁不知道谁。”这话说得有道理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八路军、解放军、人民志愿军，还不是都是农民，他们一不为分粮，二不为分钱，三不为工

分，拚着命地干，不少人在紧要关头，为了一个战斗的胜利，用自己的身躯去堵枪眼。这种革命精神，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来自毛泽东思想。我们有毛主席的教导，有毛泽东思想，为什么不能把社员也教育成象八路军、解放军、志愿军那样呢？后来，我们把社员们的思想情况澄了澄，一澄，除了党员、团员、积极分子、贫下中农以外，真正的落后分子，只是少数，不用说一个干部包一个，四个干部也轮不着包一个。这么一澄，大家就有了信心，说：咱们真正办“爱社如家”的事吧！从一九六一年以后，我们的劳动管理制度，比过去简化的多了，主要靠大家的思想自觉。在生产队里，最头痛的事情是包工、记工分、分小片地，怕社员偷上粪往自己地里上。我们说，要想作到真正扭成一股劲，真正成了一家人，真正的齐心合意，咱们就不搞这样多的定额了。定额繁琐了，不合理的地方多，占用干部检查工夫多，不是影响干部参加劳动，就是影响干群关系。定额太细了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名义上是集体劳动，实际上变成了个人劳动。劳动是分散的，分下去，你包上点深刨，他包上点锄草，我包上点整地。每天包，包下去就得验收，一百多人干活，得多少人验收？验收不过来，就只好抓几个典型；谁的技术不高，思想不好，知道他去那块地干活，就去那里抓典型，挑毛病，弄回来整一下，扣分批评。看见了就处分，看不见就放过了。这样不老实的人越来越多，老实人越来越少。我们检查了这些缺点，多数农活，就不搞定额，实行自报工分。当然，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，不是一天



两天的事情。我们刚刚开始实行自报工分的时候，也有多报和少报的。多报的不批评，少报的也不表扬。多报的不批评怎么办呢？集体劳动是实打实地干，不是假干。一个一天本来可以做十分工的劳力，他要是报成十二分，十二分的劳力，就瞄上他了，干活时，两个人二牛对头，鳊着干，我干什么质量，你也干什么质量。干不了半天，那个多报工分的人就草鸡了：“二大爷，我不行，我可掙不了十二分”。他就又做十分的活、报十分工了。这比我们批评作用大得多，他自己就教育了自己。

我这么说，倒不是忽视制度的作用，而是打个比方。我们不是说人的因素第一吗？要真正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，必须实心实意地相信群众，不要认为我们是干部，我们比群众高明，我们比群众觉悟高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摆错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，摆错了制度和人的关系，相信群众，只是一句空话，政治思想工作就根本做不好。一九六一年以来，因为我们看重人的作用，相信大家，依靠大家，大家越干越劲大，都说：“这才是大寨人的气魄。”确实，现在自私自利的人，很少很少了。过去定十分，只能做八分，现在定八分，就能做十分。这会儿的集体主义，不是嘴里说爱集体，心里爱自己，而是嘴里说爱集体，心里更爱集体。社员们真的爱开集体了，什么事情还怕办不好！